



認識熊貓 讀懂中國

——評《來自中國的禮物： 大熊貓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

谷中風

如果要舉出一種最能牽動人心的動物，我願意選擇熊貓。這個近年來以「團圓」的新昵稱活躍在網絡上的生物，化身為「冰墩墩」等可愛形象，捕獲了許多人的心。那麼，熊貓是怎樣與人類相遇的？牠從中國走向全球的過程中，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英國作家亨利·尼科爾斯《來自中國的禮物：大熊貓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黃建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來自中國的禮物：大熊貓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亨利·尼科爾斯著，黃建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冬奧會吉祥物「冰墩墩」以大熊貓為原型。

熊貓的命運一如牠所棲息的土地，近代以來受盡了壓迫和凌辱，任人宰割，如書中所言：「如此多的西方人可以在中國境內為所欲為地幹盡殖民主義的勾當，這就表示清朝瓦解之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其實無力伸張其主權。」這種狀況在新中國成立方才結束。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堅決表示其他任何國家對熊貓事務的參與，都必須嚴格遵守他們的條件。

新的歷史條件下，熊貓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友誼大使，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獨特作用。書中指出，乒乓球和熊貓「都是中國與西方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新的友好關係的象徵」。1972年，尼克松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得知中國將贈送一對熊貓給美國人民，以紀念這次歷史性的訪問，當即對妻子說「這個消息一定會造成轟動」。事情如他所料。熊貓來到華盛頓後，「首都熱鬧得就好像選舉季快到了一樣。國家動物園的電話沒有停過，每天收到的信件讓郵件袋滿得幾乎撐破。」4月20日，國家博物館開放熊貓供大眾參觀，這一天被稱為「熊貓日」，有超過2萬名民眾來到動物園，入園人數超過去年同日的兩倍。隨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更有約七萬五千人湧向動物園，造成了交通大堵塞。進入八十年代，中國政府與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大熊貓不僅是重要的科學研究對象，而且承載着中國人對人類願景的美好祝願，成為中國走向世界、中華民族自信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象徵。

熊貓形象的文化思考

本書兼具科普和人文特色，不僅講述熊貓故事，還有不少作者的反思。熊貓形象的塑造和認知，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作者提出，熊貓形象長期被廣泛運用於各方面，比如T恤、明信片、海報、毛絨玩具等，這些充斥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虛擬熊貓」給了我一種親切感，讓人感覺已經認識了熊貓。另一方面，似乎又讓人沉溺於虛擬熊貓，而忽略了對野生熊貓真實情況的認知。

作者希望「在看到虛擬熊貓時，不會被故弄玄虛的外表欺騙，並且體會到難以捉摸的野生熊貓的神奇之處。」他指出，「野生熊貓之所以重要，其原因有很多。首先，真實的野生熊貓的持續存在（即使沒有人可以真的看到牠們）賦予所有形態的虛擬熊貓一種奇特的正當性。」因為，「野生熊貓本身具有純粹而簡單的美，以及不可否認的神秘性」。而且，「野生熊貓的持續存在以及研究牠們的機會讓這個世界更加有趣。大熊貓棲息地同時也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因此保護這些棲息地同時也保護了熊貓之外的許多其他物種。但是野生大熊貓的保護工作，絕對不只是保護這些迷人的動物，或者同時也受益的其他數千個瀕危物種而已。野生熊貓的保護已經變成對我們人類的一種試煉。」誠哉斯言。翻讀熊貓的命運，確實可以讀懂歷史、感悟文化。關心熊貓，其實也就是關心我們人類自己。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與人類的第一次接觸」、「環遊世界之旅」和「大熊貓的保護工作」，共十二章，如果拋開章節的結構，可以發現作者通過熊貓的故事，探討和闡述了人類如何對待自然、中國如何走出衰弱重新屹立於世界等話題，並從文化和自然兩個層面對熊貓的當下命運作出了反思。

「誰是熊貓」的追尋

熊貓是一種古老的生物，但人類真正認識熊貓的歷史並不長。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貔貅、獬、驕虞等動物，都曾被認為是古人筆下的「熊貓」。尤其是驕虞，據記載其形象「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而且「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很符合現代人對熊貓的祥瑞想像。但對熊貓真正作出科學描述晚至19世紀60年代。當時，熱衷於博物學的法國傳教士阿爾芒·戴維在四川鄧池溝發現了「一隻完美的，黑白分明的熊」，他用拉丁文 *Ursus melanoleucus* 為牠命名，即「黑白相間的熊」，並說「我未曾在歐洲的博物館看過這種，而且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種類，也許牠將成為科學上的新發現！」不過，這種「黑白熊」究竟在生物學分類中如何定位，在科學家引起了長期爭論，德國人將其和熊科動物歸於一類，而他們的英國同行則傾向於將其與小熊猫並列。直到分子生物學興起，科學家在積累大量DNA數據的基礎上於2010年作出了大熊貓所有基因組的完整排序，才得以確鑿地說：大熊貓屬於熊科。

同樣，對熊貓習性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階段。以書中生動描寫的熊貓繁殖為例，大熊貓一度被認為對傳宗接代沒啥興趣。隨着研究的深入，加諸熊貓頭上的這一「責難」被證明是不實之詞。1963年北京動物園宣布了全球首例人工飼養熊貓成功繁殖的案例，進一步刺激了西方國家嘗試熊貓繁殖的動力。1966年的莫斯科動物園裏，來自倫敦動物園的熊貓姬姬和在蘇聯落戶的熊貓安安演出了「拉郎配」的一幕，結局是安安捱了姬姬幾個耳光後不歡而散。1968年，安安又被派遠赴倫敦接續前緣，但仍以失敗告終。八十年代，美國國家動物園的熊貓玲玲產下了幼崽。此後，借助於人工授精等干預手段，熊貓繁殖變得更加順利。到了九十年代，研究者觀察到了野生熊貓產子的情況：這頭名為「嬌嬌」的熊貓「抬起了頭，然後又低了下去。這時候一隻潔白細小的東西，扭着身體從嬌嬌毛茸茸的胸口與手臂中爬了出來，牠的聲音很細細，就好像小狗嗚嗚咽咽一樣……牠的大小宛如倉鼠，粉紅色的身軀布滿稀疏的白毛……每次這隻幼崽驚叫時，嬌嬌就會用毛掌溫柔地拍着牠，嬌嬌抱着牠的模樣，就好像人類母親抱着新生兒一樣」。就這樣，經過多年的觀察和研究，熊貓才被認定具有自我維繫的能力，「是演化成功的物種」。



▲旅韓大熊貓「愛寶」2020年在韓國產仔。 中新社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大熊貓「芝麻」上月迎來6歲生日。 中新社



▲熊貓文創產品深受年輕人歡迎。

熊貓故事裏的中國史

本書把熊貓與人類的相遇，並逐漸進入大眾視野的過程，和近代以來中國走出積貧積弱、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融合在一起。書中寫到，在戴維在中國尋找大熊貓的那個年代，所到之處皆是鴉片造成的破壞，中華大地民生凋敝、精神萎靡。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不乏以「探險」為名到中國擄掠熊貓的西方人。比如，來自芝加哥的「菲爾德博物館華南遠征隊」、美國自然博物館贊助的「塞奇華西遠征隊」，堂而皇之射殺大熊貓，大啖熊貓肉，把標本送回本國。在華盛頓特區博物館資助下，傳教士格雷厄姆在短短五年內，「就交給國家博物館超過20隻熊貓的標本，這些都是從寶興或是汶川抓來的。格雷厄姆所捕獲的最後一隻熊貓的頭骨，目前還展示在該館的骨骼廳」。參與熊貓狩獵的英國上尉考特尼·布羅克河斯特自述，發現熊貓後，「我趕緊仔細瞄準，一發命中牠的脖子，當場殺死了牠。我不辭老遠，從28000英里外的遠方而來，就是為了射出這發子彈」。



書訊

《粵劇簡明讀本》

本書旨在為青少年讀者及其他人士提供具有較高趣味性和可讀性的粵劇初階讀本，內容厚積薄發，文字深入淺出。讀者可於本書讀到：

- 粵劇的特質、文化內涵、欣賞要點，粵劇與西方歌劇的異同之處、與流行文化的相對之處。
- 三齣粵劇經典劇目《帝女花》、《紫釵記》、《鳳閣恩仇未了情》的創作背景、劇情詳解和劇本改編（或選段）。
- 粵劇三大類型——悲劇、兩過天青劇、喜劇的歷史背景和劇情鋪陳方式。
- 若干中國香港粵劇代表性劇目的劇情大要。
- 主要粵劇術語的英文翻譯。



▲《粵劇簡明讀本》，陳守仁著，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日常生活的現象學》

本書包含三個部分。《內篇：直接的自然》關涉一系列經典的現象學主題，包括物、死亡、時間、直觀、記憶、遺忘、自我等。在這一部分，作者在對大量現象學經典文本研讀的基礎上，借助前輩之眼，站在當下情境中，親自重訪現象學傳統中的經典問題，同時賦予其新的理解和意味。

《外篇：中介的精神》談及的論題更加多樣，與作為常人的你我在流俗生活中所遭遇的事件緊密相關。這一部分談到了旅行、閱讀與寫作的意義，節日和傳統，教育和洗腦等話題，即便對無現象學背景的讀者而言，也會引發其興趣和共鳴。

《斷章》由一系列自發而有趣的格言式洞見組成，體現出作者轉引自胡塞爾所說的「不要大鈔票，而要小零錢」的現象學式生活態度。



▲《日常生活的現象學》，黃旺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